

文學長
篇說部

儒林外史



冊

應供書圖

所 版
有 權

版 再 月 三 年 三 二

點 標 式 新

史 外 林 儒

冊 二 裝 洋

角 四 元 一 價 定

廬 菊 李
良 繼 張
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
號 一 廿 百 一 路 東 廣

者 點 標
者 閱 校
者 版 出
所 發 批

所 售 分

南	杭	西	龍	雞	福	廈	汕	天	天	天	天	濟	濟	濟	濟	烟	烟	烟	哈	哈	奉	奉	長	營	安	青	青	青
京	州	安	口	縣	州	門	頭	津	津	津	津	南	南	南	南	南	台	台	台	濱	濱	天	天	春	口	東	島	島
問	經	華	華	文	文	昌	文	明	文	東	友	隸	新	新	文	東	裕	文	文	船	東	文	文	文	文	文	文	文
堂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
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	局

歡，荷完益配。百廣批另展。訂者猥局託書各本
！，竭善臻迅力廿東發闢營購嘉蒙經廣籍種社
，誠惠，如應，檢一於本業，日許，讀，益，厚，標，出
迎顧應，檢一於本業，日許，讀，益，厚，標，出

第二十九回

諸葛佑僧寮遇友
杜慎卿江郡納姬

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，道人慌忙來報：『那箇人又來了。』僧官就別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問道：『可又是龍三那奴才？』道人道：『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？更出奇！老爺，你自去看。』

僧官走到樓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門口擲著爐子。僧官走進去，只見椅子上坐著一箇人，一副烏黑的臉，兩隻黃眼睛，一嘴鬍子，頭戴一頂紙翦的鳳冠，身穿藍布女褂，白布單裙，腳底下大腳花鞋，坐在那裏。兩箇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。

那人見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『老爺，你今日喜事，所以我絕早就來替你當家。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著。』僧官愁著眉道：『龍老三，你又來做甚麼？這是箇甚麼樣子！』慌忙把

轎錢打發了去，又道：『龍老三，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！人看著怪模怪樣！』

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好沒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，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箇紙鳳冠，不怕人笑也罷了，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』僧官道：『龍老三，頭是頑，笑是笑，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，你要上門怪我，也只該好好走來，爲甚麼妝這箇樣子？』

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又說錯了。』夫妻無隔宿之仇。我怪你怎的？僧官道：『我如今自己認，不是罷了，是不會請你，得罪了你，你好脫了這些衣服，坐著喫酒，不要妝瘋做癡，惹人家家笑話！』龍三道：『這果然不是我，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該坐在房裏，替你裝園碟，剝果子，當家料理，那有箇坐在廳上的，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？』說著，就往房裏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

到房裏去了。

僧官跟到房裏，說道：「龍老三！這喇嘛的事，而今行不得，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『不便』。龍三道：『老爺，你放心。』自古道：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』」僧官急得亂跳。

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，吩咐小和尚，叫茶上擎茶來與太太喫。僧官急得走進走出，恰走出房門，遇著蕭金鉞三位走來，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，季恬逸道：「噫！那裏來的這位太太！」那太太站起來說道：「三位老爺請坐。」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三箇人忍不住的笑。

道人飛跑進來說道：「府裏尤太爺到了。」

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姓郭的兩箇書辦進來作揖，坐下喫茶，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，就要走進去。僧官又攔不住。二人走進房，見了這箇人，嚇了一跳道：「這是怎的！」止不住

就要笑。當下四五箇人一齊笑起來。

僧官急得沒法，說道：「諸位太爺，他是箇喇嘛。他屢次來騙我。」尤書辦笑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僧官道：「他叫作龍老三。」郭書辦道：「龍老三！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，你怎麼到這裏胡鬧！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，到別處去。」龍三道：「太爺，這是我們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」尤書辦道：「這又胡說了！你不過是想騙他，也不是這箇騙法！」蕭金鉞道：「我們大家擎出幾錢銀子來，捨了這畜生去罷，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！」那龍三那裏肯去。

大家正講著，道人又走進來說道：「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。」說著，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。東崖認得龍三，一見就問道：「你是龍三？你這狗頭，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，怎麼今日又在這裏妝這箇模樣？分明是騙人，其實可惡！」——叫跟的小

子——把他的鳳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趕了出去！

龍三見是金東崖，方才慌了，自己去了鳳冠，脫了衣服，說道：『小的在這裏伺候。』金東崖道：『那箇要你伺候？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，作箇小本錢，倒可以！你若不是這樣胡鬧，我即刻送你到縣裏處你！』龍三見了這一番，才不敢鬧，謝了金東崖，出去了。

僧官才把衆位拉到樓底下，從新作揖奉坐，向金東崖謝了，又謝看茶的，捧上茶來，喫了。郭書辦道：『金太爺一向在府上，幾時到江南來的？』金東崖道：『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，話說，所以決意返舍，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箇學，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。雖然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卻也丟了幾兩銀子」，在家無聊，因運司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，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，承他

情，薦在關上，送了幾百兩銀子。』

董書辦道：『金太爺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』

金東崖道：『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』董書辦道：『荀大人因貪賊擊問了，就是這三四日的事。』金東崖道：『原來如此。可見「旦夕禍福」！』郭書辦道：『尊寓而今在那裏？』董書辦道：『太爺已是買了房子，在利涉橋河房。』衆人道：『改日再來拜訪。』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，三位俱各說了。金東崖道：『都是名下先生。小弟也注有些經書，容日請教。』

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，落後來了三箇戴方巾的和一箇道士，走了進來，衆人不認得。內中一箇戴方巾的道：『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』季恬逸道：『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見教？』那人袖子裏擎出一封書子來，說道：『季輩兄多多致意。』

季恬逸接著，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

了，才曉得是辛東之、金寓劉、郭鐵筆來霞士便道：『請坐。』四人見這裏有事，就要告辭。僧官拉著他道：『四位遠來，請也請不到，便桌坐坐。』斷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

金東崖就問起苟大人的事來，『可是真的！』郭鐵筆道：『是我們下船那日拏問的。』當下唱戲，喫酒。

喫到天色將晚，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，在東花園庵裏歇去。這坐客都散了。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。次日，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。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，開圖書店。

季恬逸這三箇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箇經摺，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喫，一日要喫四五錢銀子。文章已經選定，叫了七八箇刻字匠來刻，又賒了百十桶紙來，準備刷印。到四五箇

月後，諸葛天申那二百多兩銀子所贖也有限了，每日仍舊在店裏賒著喫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。季恬逸道：『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，到欠下這些債，將來這箇書不知行與不行，這事怎處？』蕭金鉉道：『這原是他情願的事，又沒有那箇強他。他用完了銀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討，管他怎的！』

正說著，諸葛天申也走來了，兩人不言語了。三箇同步了一會，一齊回寓，卻迎著一乘轎子，兩擔行李。三箇人跟著進寺裏來。那轎揭開簾子，轎裏坐著一箇戴方巾的少年，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。那轎來的快，如飛的就過去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『這轎子裏的人，我有些認得他。』因趕上幾步，扯著他跟的人，問道：『你們是那裏來的？』那人道：『是天長杜十七老爺。』諸葛天申回來，同兩人賒著那轎和行李。

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諸葛天申向兩人道：『方才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，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。不知他來做甚麼。我明日去會他。』

次日，諸葛天申去拜，那裏回不在家。一直等到三日，才見那杜公孫來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氣漸暖。杜公孫穿著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，手搖詩扇，腳踏絲履，走了進來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點漆，溫恭儒雅，飄然有神仙之概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。進來與三人相見，作揖坐。

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名姓籍貫，自己又說道：『小弟賤名倩，賤字慎卿。』說過，又向諸葛天申道：『天申兄，還是去年考校時相會，又早半載有餘了。』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『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，是杜十七

先生的首卷。』杜慎卿笑道：『這是一時應酬之作，何足掛齒。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，以藥物自隨，草草塞責而已。』蕭金鉉道：『先生尊府王謝風流，各郡無不欽佩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。』白眉：『今日幸會，一切要求指教。』杜慎卿道：『各位先生一時名宿，小弟正要請教，何得如此倒說。』

當下坐著，喫了一杯茶，一同進到房裏。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，紅筆對的樣花，藜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邊，忽然翻出一首詩來，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點一點頭道：『詩句是清新的。』便問道：『這是蕭先生大筆。』蕭金鉉道：『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指教。』

杜慎卿道：『如不見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狂瞽之言，詩以氣體為主，如尊作這兩句——『桃花何苦紅如此，楊柳忽然青可憐。』——豈

非加意做出來的。但上一句詩，只要添一箇字，「『問』桃花何苦紅如此。」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詞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，下面又強對了一句，便覺索然了。」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。

季恬逸道：「先生如此談詩，若與我家輩蕭相見，一定相合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蕭蕭是同宗麼？我也曾見過他的詩，才情是有些的。」

坐了一會，杜慎卿辭別了去。次日，杜慎卿寫箇請帖來道：

『小寓牡丹盛開，薄治杯茗，屈

三兄到寓一談。』

三人忙換了衣裳，到那裏去。只見寓處先坐著一箇人。三人進來，同那人作揖讓坐。杜慎卿道：「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，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。」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「這位老爹就

是蕭蕭的姑岳。」因問：「老爹在這裏爲甚麼？」鮑廷璽大笑道：「季相公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，我父子兩箇受太老爺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爺到了，我怎敢不來問安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不必說這閒話，且叫人拏上酒來。」

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。杜慎卿道：「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時魚櫻筍下酒之物，與先生們揮塵清談。」當下擺上來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箇盤子。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來。杜慎卿極大的酒量，不甚喫菜。當下舉箸讓衆人喫菜，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箇櫻桃下酒。傳杯換盞，喫到午後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，便是豬油餃、餛飩、肉包、燒賣、鵝油酥、饅頭、香糕。每樣一盤，拏上來。衆人喫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盃。杜慎卿自己只喫了一片饅頭、香糕和一盃茶，便叫收

下去了，再斟上酒來。

蕭金鉉道：『今日對名花，聚良朋，不可無詩。我們卽席分韻，何如？』杜慎卿笑道：『先生，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。小弟看來，覺得雅的這樣俗，還是清談爲妙。』說著，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。鮑廷璽笑道：『還是門下效勞。』便走進房去，拈出一隻笛子來，去了錦套，坐在席上，嗚嗚咽咽，將笛子吹著。一箇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，拍著手，唱李太白清平調。真乃穿雲裂石之聲，引商刻羽之奏。三人停杯細聽。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。

喫到月上時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；又有一樹大繡球，好像一堆白雪。三箇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。杜慎卿也頽然醉了。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，手裏擎著一箇錦盒子，打開來，裏面拈出一串祁門小燎竹，口裏說道：『貧僧來替老爺醒酒。』就在席上點著，燂燂

琳響起來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，和尚去了，那硝黃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來，把腳不住，告辭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『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——鮑師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。你回來在我這裏住。』鮑廷璽擎著燭臺，送了三位出來，關門進去。

三人回到下處，恍惚如在夢中。次日，賣紙的客人來要錢，這裏沒有，吵鬧了一回，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，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著再算。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計寓處不能備辦，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。

又過了一兩日，天氣甚好，三人在寓處喫了早點心，走到杜慎卿那裏去。走進門，只見一箇大腳婆娘同他家一箇大小子坐在一箇板凳上說話。那小子見是三位，便站起來。季恬逸拉著他問道：『這是甚麼人？』那小子道：『做

媒的沈大腳。季恬逸道：『他來做甚麼？』那小子道：『有些別的事。』三人心裏就明白，想是他要娶小，就不再問。走進去，只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閒步，見三人來，請進坐下。小子拏茶來喫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『今日天氣甚好，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。』

杜慎卿帶著這小子同三人步出來，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。杜慎卿不能推辭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見他不喫大葷，點了一賣板鴨，一賣魚，一賣豬肚，一賣雞脰，拏上酒來。喫了兩杯酒，衆人奉他喫菜。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，登時就嘔吐起來。衆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氣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飯來。杜慎卿拏茶來泡了一盤飯，喫了一會，還喫不完，遞與那小子拏下去喫了。

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喫完了，下樓會帳。蕭金鉉道：『慎卿兄，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

上走走。』杜慎卿道：『這最有趣。』一同步上崗子，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，甚是巍峨。又走到山頂上，望著城內萬家煙火，那長江如一條白練，琉璃塔金碧輝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

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，看了回來，坐下說道：『那碑上刻的是「夷十族」處。』杜慎卿道：『列位先生，這「夷十族」的話是沒有的。漢法最重「夷三族」，是父黨，母黨，妻黨。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，乃是高曾祖考子孫，曾元只是一族。母黨妻黨還不會及，那裏誅的到門生上？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。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，信著建文懦弱，久已弄成箇「齊梁世界」了。』

蕭金鉉道：『先生，據你說，方先生何如？』杜慎卿道：『方先生迂而無當，天下多少大事，

講那皋門雉門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爲冤枉的。」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經西斜。只見兩個挑糞桶的，挑了兩擔空桶，歇在山上。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：「兄弟，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！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，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！」杜慎卿笑道：「真乃「菜傭酒保，都有六朝煙水氣。」一點也不差！」

當下下了崗子回來，進了寺門，諸葛天申道：「且到我們下處坐坐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也好。」一同來到下處，才進了門，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。季恬逸一見了，歡喜道：「葦兄，你來了！」季葦蕭道：「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裏找問，知道你搬在這裏。」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。季恬逸道：「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，你難道不認得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生是住在北門的？」蕭金鉉道：「正是。」

季葦蕭道：「此位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這位先生，說出來你更歡喜哩。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，杜十七先生諱倩，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麼？」季葦蕭驚道：「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！今日才得見面！」倒身拜下去。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。

衆位多見過了禮，正待坐下，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各位老爺今日喫酒賞夜！」季葦蕭舉眼一看，原來就是他姑丈人。忙問道：「姑老爺，你怎麼也來在這裏？」鮑廷璽道：「這是我家十七老爺，我是他們下人，怎麼不來姑爺？你原來也是好相與！」蕭金鉉道：「真是「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區區陌路人。」」一齊坐下。

季葦蕭道：「小弟雖年少，浪遊江湖，閱人

多矣，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！真乃天上仙班！
今對著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！」杜慎卿
道：「小弟得會先生，也如『成連先生刺船海
上』，令我移情！」只因這番有一分教：

風流高會江南，又見奇蹤卓犖。

英姿海內，都傳雅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愛少俊訪友神樂觀
逞風流高會莫愁湖

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，極其投合。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趕進城去了。鮑廷璽跟著杜慎卿回寓。杜慎卿買酒與他喫，就問他：「這季葦兄爲人何如？」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，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，便是小的內姪女兒。今年又是鹽運司苟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兩銀子，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杜慎卿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記在肚裏，就畱他在寓處歇。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勝嘆息。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瘡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。

次早，季葦蕭同著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。進來作揖坐下，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

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。杜慎卿道：「鳳洲于鱗都是敝世叔。」又說到宗子相。杜慎卿道：「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。」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，還是弟兄輩。杜慎卿不答應。

小廝捧出茶來喫了。宗先生別了去，畱季葦蕭在寓處談談。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小弟最厭的人，開口就是紗帽！方才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，他便說同他是弟兄！只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箇潦倒的兄弟！」

說著，就捧上飯來。正待喫飯，小廝來稟道：「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。」慎卿道：「你叫他進來，何妨？」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。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著。沈大腳問道：「這位老爺？」杜慎卿道：「這是安慶季老爺。」因問道：「我託你的怎樣了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正是。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，我把一箇南京城走了大半箇，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，料想

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來說。如今虧我留神打聽，打聽得這位姑娘，在花牌樓住，家裏開著機房，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，還多著半分。今年十七歲，不要說姑娘標致，這姑娘有箇兄弟，小他一歲，若是妝扮起來，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沒有一箇賽的過他！也會唱支把曲子，也會串箇戲。這姑娘再沒有說的，就請老爺去看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罷。你叫他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」沈大腳應諾去了。

季葦蕭道：「恭喜納寵。」杜慎卿愁著眉道：「先生，這也爲嗣續大計，無可奈何。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時行樂。先生怎反如此說？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這話可謂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：『我若不是婦人生，天下婦人都殺盡。』婦人那有一箇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。」

季葦蕭又要問，只見小廝手裏擎著一箇帖子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外面有箇郭姓的蕪湖人來拜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我那裏認得這箇姓郭的？」季葦蕭接過帖子，來看了道：「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。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，叫他進來坐坐。」

杜慎卿叫小廝請他進來。郭鐵筆走進來作揖，道了許多仰慕的話，說道：「尊府是一門三鼎甲，四代六尚書，門生故吏，天下都散滿了。督撫司道，在外頭做，不計其數。管家們出去，做的是九品雜職官。」——季先生，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，是天下第一箇才子，轉眼就是一箇狀元。」說罷，袖子里擎出一箇錦盒子，裏面盛著兩方圖書，上寫著「台印」，雙手遞將過來。杜慎卿接了，又說了些閒話，起身送了出去。

杜慎卿回來，向季葦蕭道：「他一見我偏

生有這些惡談，卻虧他訪得的確！季葦蕭道：『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？』

當下收拾酒，留季葦蕭坐。擺上酒來，兩人談心。季葦蕭道：『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？』杜慎卿道：『小弟無濟勝之具，就登山臨水，也是勉強。』季葦蕭道：『絲竹之好有的？』杜慎卿道：『偶一聽之，可也聽久了，也覺嘈嘈雜雜，聒耳得緊。』

又喫了幾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來，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『葦兄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箇「情」字！』季葦蕭道：『人情無過男女，方才吾兄說非其所好。』杜慎卿笑道：『長兄，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？朋友之情，更勝於男女。你不看別的，只有「鄂君繡被」的故事，據小弟看來，千古只有一箇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，這箇獨得情之正，便堯舜揖讓，也不過如此。可惜無人能解！』

季葦蕭道：『是了，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箇知心情人麼？』杜慎卿道：『假使天下有這樣一箇人，又與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！只爲緣慳分淺，遇不著一箇知己，所以對月傷懷，臨風灑淚。』

季葦蕭道：『要這一箇，還當梨園中求之。』杜慎卿道：『葦兄，你這話更外行了。比如要在梨園中求知己，便是愛女色的，要於青樓中求一箇情種，豈不大錯？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，相感於形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。』又拍膝嗟嘆道：『天下終無此一人，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，一身俠骨！』說著，掉下淚來。

季葦蕭暗道：『他已經著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』因說道：『先生，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箇人。小弟曾遇見一箇少年，不是梨園，也不是我輩，是一箇黃冠。這人生得飄逸風流，』

確又是箇美男，不是像箇婦人。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，動不動說像箇婦人！這最是可笑！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。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，只是人不知道！

杜慎卿拍著案道：『這一句話該圈了！你且說這人怎的？』季葦蕭道：『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？他卻輕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卻又愛才的緊。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，在他面前自覺形穢，所以不敢癡心想著相與他。長兄，你會這箇人，看是如何？』

杜慎卿道：『你幾時去同他來？』季葦蕭道：『我若叫得他來，又不作爲奇了。須是長兄自己去訪著他。』杜慎卿道：『他住在那裏？』季葦蕭道：『他在神樂觀。』杜慎卿道：『他姓甚麼？』季葦蕭道：『姓名此時還說不得。若泄漏了機關，傳的他知道，躲開了，你還是會不著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，包在一箇紙包子裏，

外面封好，交與你。你到了神樂觀門口，才許拆開來看。看過就進去找，一找就找著的。』杜慎卿笑道：『這也罷了。』

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，把房門關上了，寫了半日，封得結結實實，封面上草箇「勅令」二字，拏出來遞與他，說道：『我且別過罷。俟明日會過了妙人，我再來賀你。』說罷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來，向大小廝道：『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腳，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，要到後日才去。』明早叫轎夫，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。』吩咐已畢，當晚無事，次早起來，洗臉擦肥皂，換了一套新衣服，遍身多熏了香，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，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，將轎子落在門口，自己步進山門，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『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』

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。」

杜慎卿叫轎夫伺候著，自己曲曲折折，走到裏面，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，就在前面一箇斗姆閣，那閣門大開，裏面三間敞廳，中間坐著一箇看陵的太監，穿著蟒袍，左邊一路板凳，上坐著十幾箇唱生旦的戲子，右邊一路板凳，上坐著七八箇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裏吹唱取樂。

杜慎卿心裏疑惑：「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……」因把小道士一箇箇都看過來，不見一箇出色的，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，也平常。又自心裏想道：「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，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……」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。」來到桂花道院，敲開了門，道人請到樓下坐著。杜慎卿道：「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。」道人道：「來爺在樓上，老爺請坐，我去請他下來。」

道人去了一會，只見樓上走下一箇肥胖的道士來，頭戴道冠，身穿沈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臉，兩道重眉，一箇大鼻子，滿腮鬚鬚，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。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，請問老爺尊姓貴處。杜慎卿道：「敝處天長，賤姓杜。」那道士道：「我們桃源旗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，就是老爺尊府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正是。」道士滿臉堆下笑來，連忙足恭道：「小道不知老爺到省，就該先來拜謁，如何反勞老爺降臨。」忙叫道：「人快煨新鮮茶來，捧出菓碟來。」杜慎卿心裏想：「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。」因問道：「有位來霞士，是令徒令孫？」那道士道：「小道就是來霞士。」杜慎卿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哦！你就是來霞士！」自己心裏忍不住，掣衣袖掩著口笑。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，擺上菓碟來，殷勤奉茶，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，請教。慎卿沒奈何，只得勉強看了一看，喫了兩